

为思想寻找一个恰切的形式

——浅谈文体的杂糅与创新

□吴泰松

新时代作家应保持对新生活、新形式的敏锐把握,深刻思考写作与现实、时代之间的关系,保持对文学艺术的探索精神,尽最大努力去激发自我的艺术才能,为不同的时代议题、不同的思想表达找到最恰切的文体形式,催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每个作家在动笔之前,都会面临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其中,“怎么写”必然涉及选择何种文体形式进行表达。文体好像是一个公共的载体,但作家的创作个性,会赋予文体独特的样貌。比如鲁迅,既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在开头先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序,而后在正文中通过日记体的方式展开叙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充满了形式的探索,真正体现了“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当然,鲁迅在文体上的创造,还体现在杂文领域。他关注同时代人,不断回应时代和社会的议题,“杂文”这一迅疾而短小、又符合报纸传媒需求的文体便成了自然的选择。

一个个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不断拓宽了各种文体的边界和可能。与此同时,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也在慢慢消弭。通常而言,文学体裁有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四大类。从文体的规定来说,它们也对应着不同的创作技巧。比如,小说注重的是故事和情节,诗歌注重韵律和意象,散文注重形式自由和真情感实的表达,戏剧则注重冲突和表演性。有的作家会很严格地遵照文体的规范进行写作。当然,也有的作家在创作时会旁逸斜出,不囿于文体的既定法则。这其实是对于文体的两种不同态度,即瓦解文体的既成规则和强调文体的纯粹性。那么,我们在创作时到底该不该遵守文体的规则?我们该如何理解文体杂糅以及“破体”的现象?

文体的分类自古有之,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它实质上建立在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之上。因此,在古典文学中,文体杂糅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主体部分是四言诗,但是在很多诗作中也暗含了赋、颂、赞、铭等文体的特征。现代文学时期,新文学的先行者们按照西方文学对于文体的规范进行写作实践,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开始得以确立。但是,即使在现代文体确立的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被文体的规则所限制。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文体的越界和杂糅就成为许多作家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审美追求。实际上,鲁迅就是一个“反文体”的作家,他不满于各类文体规则对他的束缚。鲁迅在创作中展现出一种“随物赋形”的状态,灵活地为每一种思想找到最适合它的形式。

在百余年来的文学发展史中,小说和散文、诗歌的杂糅是极为显著的现象。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小说,不是以曲折的情节为叙事推动力,而是依托浓郁的抒情氛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也是以散文文化的笔法展开叙事,将小说的虚构和自我的

真实告白融合起来,情感的真实流露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到了沈从文笔下,《边城》如同一首长篇散文诗。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但其魅力在于散文笔调所营造出的那种澄澈、哀婉而永恒的诗意和美感。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以散文的笔法、诗的意境和歌的韵律,重构了小说的样貌。到了当代,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作家们将散文的情调、诗歌的意境融入到小说中,不太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大大降低了情节在小说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散文小说化,也是屡见不鲜。最生动的例子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最初刊发的时候,编辑想将这篇作品发在小说栏目,但史铁生坚持认为,这是一篇散文,不能以小说之名刊发。最终,编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专门设置“史铁生近作”的栏目。作品发出来后,《我与地坛》既曾入选小说选本,也曾入选散文选本。

文体即创造,而创造离不开作家主体所具有的独特气质。比如,有的作家长于抒情,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可能会呈现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有些时候,文体杂糅出于作家们的主动选择。很多作家能够结合时代和传媒的特点,通过文体创新的方式发挥文学最大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当共识性的文体边界被打破,不同体裁的言说方式就会相互渗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状况,甚至有可能涌现出新的文体形式。文体的杂糅与创新表明一个作家致力于追求文学形式的创造性、先锋性,并试图以此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的变革。但有时候,文体杂糅并非作家主动追求的结果。因为有经历和情感要表达,所以作家就凭借已有的创作经验进行自然地书写。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可能并没有鲜明的文体意识。比如,作家陈仓曾说:“在创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乎到底在写诗、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我只在乎有没有把心掏出来,心中有没有灵魂的闪光。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不是真诚,能不能打动别人,引起别人灵魂深处的共鸣。”“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什么文体,表面上看似像是写出来的,其实是活出来的——想象也是‘活着’的范畴,是用我们的血肉和思想熬出来的。”所以,评论家依据文体的典型特征去分析一个文本,认为作家是故意将各种文体的特征杂糅起来。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作家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各种文体的特征及其杂糅的可能,而是无意识地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展开文体的创造。

文体杂糅是形式之变,形式之变的背后必然是思想革新和媒介革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文体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状况。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必然是个人风格之外加上民族风

格和时代风格。不论是苏轼的“以诗为词”,还是鲁迅的杂文创作,他们其实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都有清晰的认识,能够结合当时文学发展的状况进行文体的突破,从而创造性地生成新的文体。当前新媒体时代,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出现了许多网络艺术形式,诸如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它们对新媒体时代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因此,当下的文体杂糅,并不仅仅体现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还体现为文学与其他文艺形式之间的相互融通与转化,并不断催生出新的文体样式。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文学的时代,未来的文学可能不只是体现在纸面上、文字里,而是如流水一般,能够与不同的媒介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形态。

这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文体的杂糅,还是文体的创新,背后蕴含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为思想找到一个恰切的形式。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类似地,作家的思想和他最终采用的文体形式,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对于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作家都在试图找到那一个独特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既符合创作者的表达需要,也契合时代的媒介特质以及读者、观众的接受习惯。

由此,我们关注文体的杂糅、文体的创造,实际上呼唤的是作家对时代语境和时代议题的关注。我们的创作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议题也呼唤新的更恰切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的变革,不仅仅是出于作家的个人爱好,也是出于多种时代因素的共同推动。因此,在文体问题上,创作者绝不能为了杂糅而杂糅,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必须认识到其背后的根本变革动力,深刻认识时代之变、媒介之变、读者之变。在此基础上,新媒体时代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可以充分结合新媒介的各种形式,尝试将其融入到文体的变革中,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文体风格和形式。

总之,新时代作家应保持对新生活、新形式的敏锐把握,深刻思考写作与现实、时代之间的关系,保持对文学艺术的探索精神,尽最大努力去激发自我的艺术才能,为不同的时代议题、不同的思想表达找到最恰切的文体形式,催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年教师)

■声音

最近,《作品》杂志的一段视频《追读者的人》在朋友圈中火了。在视频中,为了推销杂志,杂志主编和编辑全力追赶读者,用“骨折价”和“送赠品”的方式努力争取新读者。这是《作品》杂志社在征订季拍摄的系列创意短视频之一。这番看起来有些辛苦却又充满诚意的举动,触动了许多关心文学的人的心。实际上,为征订季忙起来的编辑部,不止这一家。《民族文学》汉文版的编辑们用AI制作了征订歌曲,并配上集体舞蹈的動作。《诗刊》《十月》《天涯》等一大批杂志的编辑们连续上线直播,讲述杂志的新一年规划,并就刊物风格、选稿标准等问题与读者进行互动。可以说,为了征订季,期刊编辑们都拼了。顺应媒介之变,他们主动拥抱新媒体,让刊物的风格直观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当然是一种可喜的变化。酒香还怕巷子深,只有主动走向读者,才能让文学的馨香穿透信息的洪流,抵达真正需要它的心灵。不过,正如《追读者的人》所呈现的,读者并不是那么好争取到的。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文学期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征订季,一个核心的问题凸显出来:我们如何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与信任?文学期刊如何实现与读者的“双向奔赴”?这不仅仅是传播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创作等层面的课题。

这首先让人想到文学的公共性问题。读者为何去阅读一篇作品?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它与“我”有关。如果文学期刊上推出的作品只是聚焦小众化的个人情绪表达,缺乏对当下社会现实、大众情绪的精准捕捉与回应,沉溺于脱离现实的空泛叙事,那么,读者变少就是自然的事。当读者在生活中面临房价压力、职场焦虑、身份困惑等现实问题时,翻开文学期刊,看到的却是远离烟火气的文字游戏或重复的审美表达,自然难以产生情感共鸣。要破解这场困局,文学需要进一步强化与现实、与读者的连接。作家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字记录时代变迁,描绘人民群众的精神图景。文学期刊在保持作品风貌多样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主动推出更多关注现实议题的作品,彰显文学对现实的概括和介入能力。当然,其中的困境在于,期刊只能刊发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而且,其中的优秀作家作品,也有很多期刊在抢,不一定能抢到。但是,文学期刊并非只能静静等候,而是可以主动作为。比如,一些期刊主动策划选题,约请作家评论家围绕议题进行多维度的讨论。同时,积极关注新大众文艺,持续地指导素人作者对稿件进行打磨,推出了一批接地气的作品。

其次,时代语境的变迁也深刻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效率至上”的理念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成为重要趋势。人们更愿意用几分钟刷完一条短视频,一篇公众号推文,而非花费数小时沉浸在一篇长篇小说中。这种阅读习惯的转变,使得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文学作品,逐渐被挤出大众的日常生活。具体说来,文学期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网络游戏等娱乐形式,以更直观、更具互动性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相比之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难以与之争夺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即使是要阅读文学作品,读者可能更偏向于在网络空间进行电子阅读。尽管我们总说阅读的人变少了,但各种电子平台上的经典作品与热点作品,其总阅读量依然非常可观。这就需要文学期刊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订购环节,能不能减少操作步骤,让读者能更便捷地买到刊物?在形式上,可提供电子版刊物。读者试读电子期刊后,若感兴趣即可付费并立即阅读。

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主动拥抱新媒体,利用短视频平台解读经典作品、采访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通过直播带货、社群互动等方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作品以更鲜活、更接地气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同时,还积极探索“期刊+文创”“期刊+线下活动”等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与盈利能力。当然,依然有很多文学期刊对新媒体的适应能力不足,仍然只是依赖传统的订购模式,缺乏短视频、直播、社群运营等多样化的传播手段,难以触达习惯了网络空间和网络路径的新一代读者。

而对于读者而言,也需要给予文学期刊更多的耐心与包容。在娱乐化信息泛滥的当下,文学所承载的审美价值、思想深度与精神力量,是其他文化产品无法替代的。静下心来阅读一篇优质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获得审美享受,更能在文字中找到精神寄托,实现自我疗愈与成长。当然,读者也有权对文学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用阅读选择倒逼期刊改革创新,推动文学期刊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坚守文学的初心与使命。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于时代的存在,文学期刊应该成为文学生活的重要场域。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与读者的共振中彰显出来,而期刊的价值,正在于搭建起文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唯有更好地实现“双向奔赴”,才能让文学期刊在新时代重焕生机,让文学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系广东青年评论家)

第二十一届中国百花文学奖在津颁奖

本报讯 第二十一届中国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天津举行,第五届百花文艺周同期举办。活动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指导,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春,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刘伯根以及刘兰芳、陈宇、刘敬涛等文艺界代表出席颁奖典礼,200余位作家、编辑及读者代表参加活动。

此次评奖工作自今年3月启动,通过读者投票和评委会终评,共有45篇作品分获8类文学奖项,包括短篇小说奖(10篇)、中篇小说奖(10篇)、长篇小说奖(2篇)、微型小说奖(5篇)、散文奖(10篇)、科幻文学奖(3篇)、网络文学奖(3篇)、影视剧改编价值奖(2篇)。来自全国多家文学期刊的27位编辑获得编辑奖,30位读者获得读者奖。颁奖典礼上,作家蔡崇达、肖勤、津子围、衣向东、袁炳发、贾梦玮、王威廉、肖睿、城城与蝉、赖继、编辑阿霞,读者赵毓文分别代表各项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展现农民与土地的深切关联

本报讯(记者 许莹) 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生万物》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出席并讲话。

电视剧《生万物》根据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是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计划重点项目。该剧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兴衰史。李一鸣表示,从《缱绻与决绝》到《生万物》,从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学长卷到被热捧追看的爆款连续剧,这是一次成功的“创造自觉”“重新发现”和“惊艳转化”,使原作与电视剧双双焕发光彩,为文学界、影视界提供了关于文学IP影视转化的三重启示:母本是根本,转化重在“化”,“贴心”才“会心”。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立足生活真实,将一段大众渐感生疏的历史鲜活还原于电视荧幕,生动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切关联。该剧也启示创作者,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内涵深化,必须秉持更全面、科学的辩证思维,推动艺术创作在哲学层面实现新的进步。

八方文讯

漓江出版社漓江诗歌出版中心揭牌

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的“AI时代的诗歌写作与传播:漓江出版社漓江诗歌出版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诗刊》主编李少君,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卢培训,漓江出版社社长梁志以及10余位诗人、学者、评论家与会。

漓江出版社诗歌出版传统深厚,推出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和思路。成立漓江诗歌出版中心是推动新时代诗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既是对漓江文学出版品牌内涵的拓展,也是对诗歌这一独特文学样式的致敬。在“AI时代的诗歌写作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谈到,AI作为工具在激发灵感、拓展诗歌语言边界方面具有较大潜力,同时也引发了诗歌创作主体性、情感真实性及版权伦理等深层问题。AI时代更需要诗人坚守人文精神,合理利用新技术,探索人机协作、相互启迪的新创作范式。

(王泓桦)

贾平凹《消息》勾勒当代乡村“山居图”

作家贾平凹最新长篇笔记体小说《消息》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凝结着作家近两年密集采访采风的心血,在传统文脉与中国大地的交织中勾勒出一幅当代乡村“山居图”。

2022至2024年间,贾平凹从故乡商州6个乡镇出发,足迹遍布陕西10个县、30个村寨,并延伸至黄河、渭河沿岸的甘、晋、豫、鲁四省大地。田埂闲谈、屋檐偶遇、集市争执、山民往事等来自土地与烟火的“消息”共同构成该书的叙事根系。全书由90余个短篇构成,书写历史传说、民俗风物与当代乡村人群的生存状态。书中还精选了24幅作者的手绘插图,以文学与美术的多维表达为读者呈现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康春华)

“我的汾酒情缘”征文颁奖座谈会举行

10月14日,“我的汾酒情缘”主题征文颁奖座谈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向伟,《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山西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凤鹏,汾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梁建文以及梁鸿鹰、石一宁等专家学者与会。活动由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主持。

近年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积极拓展文学传播新渠道、新阵地,推动文学“走出去”,持续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作家网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我的汾酒情缘”主题征文活动。经网站编辑初评及专家评审团终评,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及优秀奖20名。与会者认为,文学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传承,不仅要发挥好“赋能”作用,更承载着“赋美”功能。此次征文获奖作品从鲜活的生活经验出发讲述家国情怀,是记录普通人情感生活的温情人文档案。

(王泓桦)

专家研讨石一枫长篇小说《一日顶流》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石一枫长篇小说《一日顶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北京作协主席李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和北京作协副主席、该书作者石一枫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北京作协秘书长史燕明主持,《当代》主编徐晨亮任学术主持。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一日顶流》以硬核现实主义爬梳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书写了流量时代的人间奇景。与会者认为,该作品以父子故事折射时代变迁,采用寓言化方式处理叙事难题,探讨了网络时代人如何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了科技对人类情感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出作家对当下生活的深刻洞察。期待作品改编成更多艺术形式,实现多维度传播。

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活动举办

海南东坡诗路行暨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活动日前在海南海口和儋州举行。活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海南省作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在“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座谈会”上,吴思敬、王冰、梅国云、林莽等主办方代表回顾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诗刊社联合设立中国驻校诗人制度的过程及其重要意义。路也、江非、冯娜、王单单等诗人分享了

各自驻校学习的难忘经历和感想。大家谈到,这项驻校诗人制度遴选出当下活跃的青年诗人,帮助他们有效地介入诗歌现场,这不仅为青年诗人的创作与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有利于推动校园诗歌的繁荣发展。此外,诗人们还参加了在儋州东坡书院举行的“东坡文化传承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研讨会”。

《倒影》展现世界著名女作家小说景观

日前,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与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倒影——20位世界著名女作家小说景观》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此次活动以“跨越百年的世界景象 广博斑斓的文学画卷”为主题,李游、徐升国、冯大庆、石枫、陈章鱼等主办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刘晓村与会展开交流分享。

《倒影》沉浸式引领读者走进20位现当代著名女作家构建的文学世界,探讨其作品如何映照百年来的人类精神图景。版画家甘庭俭受邀创作了女作家们的肖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与会者谈到,该书以“文本细读+专业赏析”的写作架构,清晰有效地帮助读者建立起与经典的深层链接,是一部优秀的文学通识读本。刘晓村表示,该书讲述了女作家们笔下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故事,希望引领读者徐徐展开一份美好的文学画卷。

(王 宽)

第七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启幕

10月24日,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支持、中央芭蕾舞团主办、天桥剧场承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在京启幕。本届演出季将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芭蕾团体与顶尖艺术家,演出一系列风格多元的代表性剧目。同时,演出季还将通过大师课、讲座、摄影展、公益演出等丰富主题活动,与更多观众分享芭蕾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演出季将持续至2026年1月11日。

作为本届演出季的重头戏之一,西班牙国家舞蹈团芭蕾舞剧《堂·吉珂德》于10月24日至26日在天桥剧场上演。该剧改编自西班牙同名文学经典,其编舞既保持古典芭蕾的优雅,又注入了本土舞蹈的热情。西班牙国家舞蹈团团长兼艺术总监穆里埃爾·罗梅罗表示,此次演出是该团首次参加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期待以舞为桥,不断深化中西艺术共鸣。

(王 宽)

征订季,期刊编辑们都拼了

□马忠